



荷塘明月

人生若只如初见

古丽蓉

英国人彼得最后一次和我说话，是他从佛罗里达州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可能再加班一下，帮他做一个新项目。我告诉他我已经找好了下一份工作，马上就要离开现在这家公司了，我没有时间完成这个新项目。然后，就在我继续解释的过程中，我听见“咯咚”一声那头电话被挂上的声音，彼得决定不再和我说话了……

彼得是当时我所在公司的项目小组的组长，而我是约一年前从另外一个项目组被他申请要求转到他这组来的。

当时正是互联网才开始热火的时候。美国的两家大银行 Watson Wyatt 和 State Street 共同投资给我们公司，让我们设计开发新产品。新产品让在大公司福利计划下的雇员们可以通过网站或自动电话了解自己的福利计划情况，同时可以自己服务自己。这样，作为福利资金的信托者管理者，银行资本家希望一劳永逸，让自动程

序完成更多的功能，而将在这个行业服务的人员减为最少。

两家银行巨款的注入，完成产品严格的时间限制，使我们公司很快就进入到亢奋的状态。因为项目技术要求高，所需人才技能要求范围广泛，公司开始求贤若渴，大批招聘。很多高手纷纷加盟，很多会议、争执、培训、计划、奋战、故事也随之而来。

英国人彼得在公司大楼里几乎众人皆知，一是因为他浓

厚的英国口音，再就因为他大嗓门儿，楼道里经常听见他碰见许多女士时高兴的问候声，还有他离开这些女士时，夸张玩笑地大叫 “I love you”。有人有时冷不丁撞上他，会被他这句大叫声和他热情无比的面部表情逗得大笑起来。

我是在知道他有上述这些怪让人好笑的举止的情况下，同意从另一个部门转到他的小组的。很快就发现彼得在风风火火咋咋呼呼的外表下，实际





上是一个很严谨负责的人。他是历史专业毕业生，原先在英国的工作也是与历史专业有关，但随太太来到美国定居后，出于生存找工作的目的，他从头开始学计算机知识，最后凭着刻苦和聪明，一直做到我们项目小组组长的位置，正经来管起专业出身的组员了。

我和彼得的交往，是最普通最正常的美国企业同事之间的交往，职责明确，界限分明。工作时讨论项目，顺便讨论一些天气、公司人事变化、一些不痛不痒的家长家短。公司野餐圣诞聚会时，携家带口喜笑颜开。他在公司扩张招人时，从众多应聘者中选择雇用一位同样以前学历史的人，这让我对他多了一份敬意，感觉到他对自己过去的尊重，对相同命运人物的帮助。

但公司整体在项目期限快到时，却是一片乌云压城欲摧的形势。许多大价钱请来的高手能力超强，但却互相协调不周，最后每块功能相连接时

错误一堆一堆。我们几组人被“关”进一个总指挥室做整体调试，这边拼命加班，对应着拼命烧钱，那边投资银行一个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询问真情实

况。一直到最后银行不堪重负，决定快刀斩乱麻，放弃继续投资，放弃我们公司。

一时间广厦坍塌，公司职员纷纷跳槽到外面公司，连不在这个项目的人员也急着往围墙外跳。我们组的产品因为同时准备用在公司另一个项目上，于是彼得选择随极少数继续留下的职员从马里兰州撤回到佛罗里达州的公司客户服务部。于是有了我们最后分别时，相隔两处生涩对话这让人遗憾的情节。

同组组员德国女孩萨比娜临走前向我道别时，提到她从来没有收集过印有公司标志的茶杯。她说没想到公司倒下这么快，想买也来不及了。我看着摆在我书架上的那个茶杯，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她：

“我这个杯子送给你，算是一个纪念吧。”她一下子高兴地蹦了起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一边不停地道谢：“谢谢你，谢谢你，以后看见这个杯子，我就会想起咱们一起共事的日

子。”

在我家书房的书架上，有一排摆放着我从美国工作过的各家公司搜集来、印着公司标志的茶杯。而这家公司，是唯一一个我没有茶杯的公司。

每当看着书架，想到那计划过却没有在我的书架上落脚的茶杯，我就会想到萨比娜，想到我们自始至终友好的合作和交往，想到她转身离开我时，手里拿着茶杯、脸上放着光那高兴的模样。我心里泛起的是愉悦，是宽慰，是暖暖的情谊。

而想到彼得，他在我说话半截时生气地放下电话的那一幕，却像一堵围墙，挡住我回望的目光。我有时会想，如果当时我正好不在，没有接到他那个电话该多好呀！或者他听完我的解释后通融地不再要求我在离开的前夕做180度逆向的工作选择，我们可以彼此祝福一句对方将来的生活，那一切都还是美丽的。

在一生中，我们有许多相遇，我们又同时有许多分离。分离也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分离，有短暂的分离，有长久的分离，还有永远的分离。应该说所有的相遇都是缘份，都该珍惜，都不必在最后成为一句叹息：人生若只如初见……

在我们知道要分离的时候，我想最好是这样的：假如你的心真正在爱，那就说一句“I love you”；或者微笑地招一招手，算是道别；或者最起码，什么也不说，保持沉默。✎